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零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零曰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廉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零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

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已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為長○零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河曰薄已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零曰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邪

河曰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

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又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弼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雱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雱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

弼曰人惡卑也○雱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弼

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雱曰人有心心為

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

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

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

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

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雱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

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雱曰深靜而乎

內明外晦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

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而不與

盈也

言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

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

雱曰萬逝必東

政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

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

雱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

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

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

雱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

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

失天時○雱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

物動亦不失時

夫惟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墜止決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雱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第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雱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

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今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雱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雱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比明銳不可揣也橋猶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當服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雱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為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

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雱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

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高乎是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河曰營魄^第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餈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

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日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乎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弼曰載猶處也管魄人

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零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

第一

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散其名曰罔罔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也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大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靡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大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要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

第二

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零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夫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束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為沈陷越伏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

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滌除玄覽

河曰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

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手

明皇曰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

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河曰不淫邪也

濁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

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

玄同也○雱曰能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

明智明則可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

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儻觀一

疵則非識理也

愛民治國

河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

國安

能無為乎

明皇曰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

自化矣自上管魄管教脩身身脩則德全

故可為君矣○河曰治身者呼吸精氣無

今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

弼曰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

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

能無以智乎則民又僻而國治也○雱曰

如上說為已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

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

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

至也

天門開闔

河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兩

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開闔謂呼

吸也

能為雌手

明皇曰天門歷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

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

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言聖

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曰治身

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

河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

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過於天下故曰天門

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雱

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

其德主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

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

明白四達

河曰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

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

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明皇曰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

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曰能無

知乎○河曰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弼曰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

為手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

守則萬物自化○雱曰理無足知知以應

物既知至理則自當無知唯能無知故無

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

妙何足謂知也竊學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真聖人之知也

生之言之

河曰道生萬物而畜養之○弼曰不塞其原也不禁其性也○雱曰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雱曰道生萬

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

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雱曰不得已而為為於已然之時雖有為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雱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然豈有分割之功乎

是謂玄德

明皇曰今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若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河曰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弼曰不塞其源則物自生何功之

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情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又知其主出手幽冥○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聞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

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猶稱玄也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脩身之序盡矣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

河曰古者車三十幅法月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扶強

當其無有車之用

明皇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幅

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眾夫轆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轆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轆廂之有皆為棄物矣○河曰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轆中空虛人得載

其上也○弼曰轂所以能統三十幅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眾也雱曰共一本作用

埏埴以為器

河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

明皇曰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河曰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戶牖以為室

河曰謂作屋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

明皇曰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河曰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

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雱曰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

皆以無有為用

故有之以為利

河曰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

明皇曰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塵有之用無以明妙無之利有爾○河曰言虛空者乃可用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弼曰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雱曰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夫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但為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河曰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河曰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明皇曰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河曰爽亡也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雱曰人生而靜目物有遷耳自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故昧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聲色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明皇曰馳騁代務執者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闢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河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失耳目心口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雱曰足於內則得遂於外則惑故

馳騁田獵血氣俱作心為發狂明逐物失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明皇曰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今道行有所妨傷○河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傷身辱也○弼曰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雱曰難得之貨非適於養已而愚者妄以為羨因毀行以求之唯明乎天下之良貴與夫有萬之富則外物莫能傷矣

是以聖人為腹

河曰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

河曰目不妄視妄視泄情於外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河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弼曰為腹者以物養已為目者以目役已故聖人不為目也○雱曰腹無所不容目觸

類分別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明皇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河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曰心榮於見寵則辱孰甚焉

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此上兩句正標○河曰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零曰有貴而累其心則其患大矣如人有身動輒自累何謂寵辱

河曰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零曰一本此有若驚二字非也若曰寵乃世之所榮何以為辱乎設問以發下文寵為下

明皇曰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憐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河曰辱為下賤○零曰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趙孟能賤之者寵於人者也凡生莫不有真君足以高

天下莫不有真宰足以制萬物而愚者失其良貴逐物求榮與奪之權在人之乎而吾之憂喜繫於得失豈不早且惑乎驚生於有愛而畏奪故有寵之累如驚也彼三仕三已而無喜愠之色者固驚乎謂誰受寵而不自榮則居寵而非辱矣

得之若驚
河曰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不敢奢失之若驚

河曰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
明皇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雖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

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弼曰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零曰為其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河曰復還自問何故畏人若身○弼曰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零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明皇曰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為身患○河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憂其動勞念

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弼曰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弼曰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

明皇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河曰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雱曰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遠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義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手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天下

河曰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以立不可以久也○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為天下者可託天下

明皇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託寄結成者天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河曰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弼曰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雱曰聖人無身故土宜足以堯舜有身而為之則累矣苟未及乎

無身則唯尊生重本不以物易己者如可以寄託天下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若此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可以寄天下矣此王弼取南華為定

非是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明皇曰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詔曰夷○河曰無色曰夷言無色不可得視而見之○雱曰道至於萬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虞非目所覩聽之不聞名曰希明皇曰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好曰希河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雱曰物相感觸乃有聲響大道不與物鄰用心求之其去已遠故曰希則經所謂大音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明皇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物焉故詔曰微○河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持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河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為一

明皇曰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希夷微爾道非希夷微故復混而為一○河曰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為一○弼曰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二十二 秀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瞭然為一矣

其上不微

河曰言一在天上不微微光明其下不昧

明皇曰在上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河曰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秀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微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繩繩不可名

河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復歸於無物

明皇曰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微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河曰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秀曰道有常度其理可信故曰繩繩

雖繩而實無定體故不可名要其極也未始有物至矣不可加矣

是謂無狀之狀

河曰言一無形狀而能為物作形狀也○秀曰有而不可見

無物之象

河曰一無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弼曰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秀曰有而不可得

是謂惚恍

明皇曰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曰一忽惚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弼曰不可得而定也○秀曰忽者有之疑於無恍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迎之不見其首河曰一無端未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雱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為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嘗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弼曰有有其事○雱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
能知古始

雱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是謂道紀

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弼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

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雱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卷二

三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卷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古之善為士者

古之善為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遠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背反聽若聾莫知所長○雱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河曰謂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